

前漢書

上



酷吏傳第六十

班固

漢書第九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

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非治之本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畏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非武健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師古曰惡讀曰烏鳥言道德者

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下士

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太非虛言也漢興

破觚而為圜斷珣而為楮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

而吏治茲字與彫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而吏治茲

不至於茲師古曰茲茲黎民艾安師古曰黎黎也由是

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高后時酷吏獨有侯

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呂氏已敗遂

美侯封之家師古曰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

其資師古曰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

其後有郅都師古曰郅鄧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

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士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

太后何上還疑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

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都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餘家豪猾

應劭曰潤音禹職眼之潤師古曰音開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閭氏首惡餘皆股栗

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

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

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

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息傲讀與偕同

而都揖丞相是

時民懼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師古曰簿者撤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

臨江王

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必用刀焉

而都禁

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

師古曰伺聞隙而私與也

臨江

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奴以危法

中都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亦同

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

拜都為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便道之官

師古曰不令至關陳謝也

得以

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節舉遠為引兵去音都

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

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調者事皇帝帝得氣為少吏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曰操持也東溼音于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

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謂守如縣令其畏都

如此及成往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

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

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

室豪傑人皆怖恐師古曰怖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怖音之端反武帝即位徙為

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

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

師古曰刑極者言成毀之重也

廼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鈇而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志反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

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廼貫其陂田千餘頃師古曰世其假取之也賈音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僱賃也數年會赦數產數千

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郡守周陽由其人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

侯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賜也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

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

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美其家師古曰平除之為

師古曰輒解脫鉗鈇而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志反

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沒黯為校

師古曰校意堅也音章鼓反司馬安之文惡法傷書人也俱在二千

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尊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

同車之時自必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屠名當抵罪議不受刑

自殺而由弃市自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于礼反

趙禹繁人也師古曰繁讀曰部扶風縣也音胎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謂

官為吏也用廉為令中事大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

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

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

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史傳相監

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潔師古曰潔亦傲也讀與偃同為吏以

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千到反報謝

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

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

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

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

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

數歲詩亂有罪免歸師古曰悼感也言其心後十餘

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

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

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補上

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會容也溫音齊

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道事師古曰甫亡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

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

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文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

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文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

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

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

都尉歲餘關吏稅舞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舞關也師古曰舞音二反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

直讀曰直一日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

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

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

前漢書卷六十一 六十一 正統十年刊 林鳳鳴

暴之屬皆奔于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古師

曰平氏杜衍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

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

百餘人及宿客昆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

等為入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是日皆報殺四

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不寒而粟猾民佐吏為治

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令畏是時趙禹張湯為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擊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民

奮毛羽執取飛鳥也更改也

為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

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溫

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

益不勝晉灼曰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閭奉以惡用矣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縱廉其

治效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

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街之師古曰街舍也苞至冬揚可方

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

忽然而幸甘泉卒讀曰粹

含在心以為過也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

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揚可主告緝沒入其財物縱

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

奔縱市後一歲張

湯亦死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推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

數廢數為吏以治微至廷尉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

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

師古曰豪桀而性果

敢一往无所顧者以為吏也

皆把其陰番罪

師古曰把音布為反

而縱使督盜賊

師古曰縱故也督察視也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師古

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温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即有避回夷之亦滅

宗

師古曰避回請不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

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

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

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

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師古曰以臧致

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

流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

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

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殺行

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

師古曰放也音甫往反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也取更好猜疑作

既害者任用之

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

師古曰此皆猜既者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

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

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

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辯師古

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戰事不舉惛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

知豪惡更豪惡更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

鉅購告言其

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

置伯落長以收

司

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

溫舒多諂善事有

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

無執雖貴戚後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

舞文巧請下戶

之猾以動大豪

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被猾者用諛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

治故也請謂奏請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邑盡靡爛獄

中

師古曰大邑大縣也靡碎也邑音丁札反靡音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

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排佑故績受取致富者也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

笑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

為卒者也上說師古曰說拜為少府徒右內史治如其校脫漏未

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代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

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鉞它姦殺事罪至族

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

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

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温舒死家繁千金師古曰繁古累字以刀筆吏稍遷至御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

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

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

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强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

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以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

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

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

放尹齊師古曰放後也音甫徒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擊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

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

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以書

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

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師古曰奪與塞同奪拔取之烏足以驕人

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

獲是一過也建德曰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

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士卒暴露連歲

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懸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

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即綬也

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費幾何對

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比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

兵而陽不知狹偽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十犯也受詔不

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蘭城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

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

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

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揚人也

師古曰咸音咸省之咸揚河東之邑

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衛將軍壽使買馬河東

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

見宣無害

言上徵為廢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

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其眾

師古曰詆詆也

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

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王温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

米鹽

師古曰米鹽也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

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

壹切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

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

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

信亡臧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

師古曰郡扶風縣也音媚

闌入上

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苑音竹仲反

宣下

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

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

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師古曰滋亦益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師古曰中讀日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

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

邑取庫兵釋死罪

師古曰釋解也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

石為檄告縣趨具食

師古曰趨讀日促

小群以百數掠國鄉

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

使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為反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其甚者數千人

數歲適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矢士復聚當隄山

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敵匿盜賊者

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

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

故盜賊寔多師古曰寔漸也上下相為隱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季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為天水

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

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

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謂見欲收取

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

乘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

是守尉魏不害與廐曹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輔陽侯師古曰昌蒲侯

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

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也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李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

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

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

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在祭

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發封

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

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

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

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凡雲中為淮陽

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

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延

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

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

疆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

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

言延年按劔廷叱羣臣師古曰叱若言廷爭矣即日議

波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

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

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

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

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没入縣官奏

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

民牛車三萬兩為儻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儻謂載沙便

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儻直車

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

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

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延年抵曰師

曰祇拒諱也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

音丁禮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

云然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當發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

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願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

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謝田大夫曉大

將軍

賜命

司農長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尤念其拒諫故

不佑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懸官寬我耳

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

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自齊偏袒持刀東西步數三使

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

也師古曰刎謂斷頤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

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都吏以選除補御史掾

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音宣帝

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懼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

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

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官

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官於是覆劾延

年闡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官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

覆寡目反延年亡命會赦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

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

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

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法而投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名及所居東西為號者自

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師古曰語逆也音悟咸曰寧

負二千石無負師古曰寧家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

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道路張弓拔刃

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彞善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心內懼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

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

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即收送獄夜入晨將

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

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

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

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息也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

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衆

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

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持有通教於

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

鄉之師古曰鄉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泰甚中傷者多无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

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

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流血數

里河南號曰屠伯都展曰言延年殺人如令行禁止郡

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

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

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

日言良大之取菟仰觀人不其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

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

日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也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音一千反

也師古曰莠也莠音詩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

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農愛豐年師古曰豐

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

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讓實友在已前師古曰比

頰二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

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

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

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曰曰後得擅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滅在符節臺

下大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

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

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又延年察獄

史廉有滅不身師古曰延年察獄其獄史為廉而延年坐

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

扶後人寧敢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或素畏延年

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

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

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上書言延年罪名十

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

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坐怨望非謗政治

不道奔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

月為臘祭因會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去母大驚使

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

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

年師古曰數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欲

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

曰重責立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舉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

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者已亦當死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

東歸塋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

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

日稱其賢智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太官東海號

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弟彭祖至太子太

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

長舉茂林栗色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

頰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

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

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

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者而北地大冢家浩商等報

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

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賊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賊賂報仇

相與探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得赤丸

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

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抱

其喪事也

擊不絕師古曰抱擊鼓推也音擊其字從木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

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

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廢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今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

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

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

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

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白飼賞親閱見士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以次

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

枕藉死便輿出塵寺門相東如澤澤曰塵埋也藉音亭傳

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栢表將所治夾兩邊各一栢陳宋之俗言相聲如和今在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揭於也揭於於塵處而書百日後迺

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款

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相東少年場師古曰安尤焉也死

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賞

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又舊也或故事善家子失計

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賞其

罪師古曰詭令立功以自贖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

用之為爪牙追捕其精甘者意驚其甚於凡吏師古曰  
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  
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  
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生殘賊免南山群盜起  
必賞為右輔都尉并執金吾督大將猗三輔吏民  
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  
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矣貧  
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  
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冒郢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首引是

非事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卡

蘇林曰邑音人相也

細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邑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時辯

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

師古曰据音據

杜周從

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

師古曰叢謂叢也 滯以

耗廢

師古曰滯漸也耗亂也音莫弗反

九卿奉職救過不給

師古曰何給供也

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衰平酷吏衆多然莫

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其廉者有以為儀表

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者表明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絕師古曰汙濁也亦貧

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

師古曰稱音是孕反

湯周子孫貴盛

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列於酷吏之偏也

漢書酷吏傳第六十

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

漢書九十一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

關擊柝者

師古曰阜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者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上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

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北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澤曰隰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

師古曰藿也

藿也即今之荻也柝者器之柝名也藿音相藿音五宜反荻音敵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

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

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豺獺未祭置網

不布於罽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

對乃祭獸戮禽雁鳥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隊師古曰隼亦擊鳥即

矰者弋之矢也後隊徑道也矰音曾後音美隊音遂鷓音胡骨反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糞藁澤不伐天師古曰糞古槎字也

糞邪斫木也藁斃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

咸有常禁師古曰蟪小蟲也蟪音鹿子也外鳥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蟪毋卵蟪音之全反蟪音莫夏反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播是功

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播即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

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慎贍師古曰言少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

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

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養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

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仁誼於閭宴師古曰閭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

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

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樹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務易故其父兄

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樹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務易故其父兄

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樹朝夕從事

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

樂其業計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

看群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

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

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師古曰道讀曰導故民

有耻而身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

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

稅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節也山刻為山形也稅陳儒柱也藻稅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會桓宮也山節藻稅藏文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

語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

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相文

之後師古曰齊禮誼大壤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

者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

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

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偽民皆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

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

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

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椹褐不完哈菽

飲水師古曰極布長需也褐編泉衣也極音豎哈亦合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

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古愷色故夫飾變詐  
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  
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錄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錄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

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豈首為開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謨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實感云研桑心計於無損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言則有萬物錄者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薄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况此則倪研及然皆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曰知闕則修備

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故形顯見故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

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

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

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

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

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言據居其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

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各以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  
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

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起時而發鬻音賣之也鬻音賣七六反七十子之徒

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

巷師古曰簞筍也食飯也瓢瓠勺也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筍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遇反子贛結駟連

騎東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元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謂載孔子

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謂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取子能薄飲食忍嗜

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

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

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

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遺鹽音古邯鄲郭

縱以鑄治成業與王者同師古曰

鳥氏贏畜牧師古曰其音交鳥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眾斤賣師古曰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公量車馬師古曰言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秦始皇令贏北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師古曰丹丹沙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眾多無限數善音子移反清寡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

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

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來不將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

百蹠孟康曰五十四也師古曰蹠古蹄字牛千蹠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

千足師古曰凡言千足澤中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

千足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陂養魚一千足師古曰凡言千足澤中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

山居千章之秋孟康曰秋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

千樹橘淮北師古曰陳陳縣也其夏縣也千樹秋師古曰

安邑千樹師古曰秦千樹師古曰蜀漢江陵

也即今所魚師古曰陳夏千畝師古曰

謂築壘也師古曰

也即今所魚師古曰

謂築壘也師古曰

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

千畝畝鍾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若千畝厄菑

孟康曰菑草厄子可用漆也師古曰菑音千見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睡音攜此其人皆與千

戶侯等語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以釀酒醯醬千瓠師古曰瓠長頸瓠也

受十升瓠漿千僮孟康曰僮鬻也師古曰僮人僮音胡雙反屠牛羊豕

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用之薪橐千車舩長千丈師古曰

日物積船之文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人孟康曰木者一木千章師古曰木千章輶

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輶

輪兩兩而耦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

器若厄菑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漆器也馬蹏數千師古曰蹏口也蹏與

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牛千足羊豕千雙師古曰豕豕即豕童孥指

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采文繒

也帛之有苔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苔布自置也師古曰置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置厚非

自置也苔者重厚之貌漆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菓

而讀若交為禰音非也漆千大斗菓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菓

合師古曰鈞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且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師古曰鼓者名一斗則合為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鼓為解說失之遠矣鮒

黃千片師古曰鮒海魚也黃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鮒音胎又音落黃音落片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鮒為夷非唯失於訓物



次如首孟康曰平陵如氏直氏也石氏勤力故舉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疆力謂羅哀耳嘗次如首自謂石氏之

親信厚資遣之今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

餘萬良與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溥于長也依其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

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

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

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

然其贏得過當喻於熾書師古曰熾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畜

家致數千金愛多也書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老者也熾與纖同下云周人既纖義亦類此

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

家自父兄子弟約獮有拾印有取師古曰獮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

鉅鉅細好惡也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師古曰刀姓間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

架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益

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

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勞孟康曰刀閒能畜家奴或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

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閒臨菑姓偉嘗言五千萬師古

曰姓氏  
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載百數師古曰轉載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

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買入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

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

千萬者十焉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

仲嘗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

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上武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叔道君吏孟康曰若今史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

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王道也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

容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容藏之也容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買

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賈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

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

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間里故云善富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

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重今寬廣故橋桃

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挑以萬鍾計者不論斗吳楚兵之起  
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齊其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齋糧

而出於子錢家其之也其謂求假之也音世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

肯子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

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抵讀曰抵抵歸也田

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

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

陵如氏直氏長安舟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

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取亦教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

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市令也此其

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師古曰顯與專同而利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揚以

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

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偷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

服度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西灌

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利之去其殆穢更

也師古曰酒音先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

法突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

卓究孔齊之刀問八擅山川銅鐵魚鹽布帛之入  
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  
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博掩犯歲成富  
師古曰博掩謂博擊掩覆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  
一說博六博也掩意變之屬也皆戲而博取財物曲叔稽發  
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稽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  
為罪惡高復矣良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善之人齊齒並列

###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班固

漢書九十二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  
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異覦音踰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古師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  
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  
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乘其機也是列國公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錄讀與由同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

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諸君用雞鳴而得也而趙相虞

卿乘國捐君以周第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

卻而趙得全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溢堅而游談者以

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溢提持其擊石手勝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之下也溢音危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主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

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

漢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

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殺虜榮其名迹訖而慕

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季路仇牧死

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魯人也魯有刑贖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厲者乞以受擊之斷纓季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方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

至手劍而叱之方臂擊仇牧死故曾子曰夫失其道天散其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非明主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甞知

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示歸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

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

又六國之舉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臣夫之細籍  
 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之愛振  
 窮周急讓退不伐亦皆有絕美之姿惜乎不入於  
 道德者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  
 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  
 起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埒亦古今常道莫足  
 言者唯成帝時外家主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  
 又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  
 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張本有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贈先從貧與始家去餘財

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管灼曰駒駒抗也駒牛小牛也師古曰駒

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

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

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

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

重換也音工竟反音說是也

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

師古曰趨讀私曰趨趨向也既陰

管灼曰駒駒抗也駒牛小牛也師古曰駒

師古曰趨讀私曰趨趨向也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張本有皆云魁

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為也師古曰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

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孟亦乘車孟死家無十

金之財而符離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

是時濟南間氏陳周屠亦以豪聞師古曰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

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

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

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

靜悍

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慙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

也感慙者感意

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女報仇

師古曰藉

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

臧命作姦剽攻

師古曰臧命賊立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偷而盜也剽音匹

妙休乃鑄錢掘冢

師古曰不報仇則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師古曰自好喜

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持也其

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

師古曰者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

音產此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

師古曰負侍也與人飲使之醢非

其任疆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飲而使盡爵乃疆人怒

刺殺解姊子去士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乃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同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以實

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去音丘鼻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入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

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未見敬是吾德

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

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正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

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遇肉袒謝鼻少年聞之愈

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

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客遇見解解夜見

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門洛陽諸公

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

財賈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

去令洛陽豪居間通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通從其言也解

為八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

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

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

不可者各令厭其意

師古曰厭音也音一膳反

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

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擁士命言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此

師古曰中充也言嘗財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仲反其

下亦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師古曰將軍為之言

是為其所使也

解徙諸送者出車餘萬軹人楊季主李為

縣掾萬之

師古曰萬塞具送不令解得之也萬與萬同

解兄子斷楊椽頭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

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

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闕下殺上

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關解於關也籍少

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吏逐迹至

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

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

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

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

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

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音曰仲太原魯翁孺

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

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植其東西南北謂也

姓名名羽字公南陽趙調之徒盜跽而居民間者耳曷

足道哉此西鄉者朱家所美師古曰鄉讀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

家師古曰漢官開疏云細初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

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

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其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

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

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器物

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

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

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

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

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前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

小字字一前漢汝水一十二

名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市中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千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

之材何不官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

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

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

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

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

安坑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膺古言其見信用也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父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

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多持幣

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

疏與東帛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

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

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

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宜彊諫反

兩立間巷商還或曰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公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劉數曰名捕寬詔書皇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列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

失執實客益我至王莽其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

司兵曹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盾客邑居得下稱賊

子去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易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字林曰邑初護有

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姬同食又護家居妻孥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

呂公必欲害我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由其爵陳遵字孟公杜陵人

也祖父遂字長卒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奕師曰博六博

變圍其甚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射也謂博所賭也解有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賜遂圖書

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參妻君

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

之林者著舊遂於具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

少欲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

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各哀帝之

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如海曰為後進並入公府公府

掾史遂皆高輿車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隨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

重數廢西曹以故事通之師古曰舉以善法令而罰之侍

曹報詣寺舍與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通遵曰為

百乃相聞故事有自通者斥滿自出曹曰請斥大

司徒馬宮大儒優至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謂西曹

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師古曰文責之西舉遵能治三輔

刻縣補都夷令師古曰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

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鳳等起遵為校尉擊朋

鴻有功封嘉威侯居官安帝列侯近臣貴戚皆貴

重之校字當之官入都回皇家樂至其師者莫不相  
因到道門樽老酒師古曰樽每大飲實食師古曰滿堂

關明取安各車轄拔开中雖有急送不得去師古曰既

投車轄也而說者便叙轄字為館之門之館嘗有部刺史

奏事過傳道學方飲則史太躬候遵師古曰嘗與突入

見遵師古曰頭自白當與高書有期

會於母弟公交後師古曰去期後問也也遵大

密醉於事以夜長尺餘長頭大鼻容頗甚

備傳師古曰於之辭性善書與人頗主其職

去公相笑師古曰去公相笑師古曰去公相笑師古曰

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

字者莫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

非因號其人曰陳鳴坐至其妻苛酒材在位多

種其者歌是起師古曰既至官嘗遣

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遵馮兀師古曰馮口占書更且省官事師古曰古隱度也

也古音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

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表當之官俱

過長安富人故淮陽表外家李氏飲食亦樂後司

直陳崇聞之師古曰直陳崇聞之師古曰直陳崇聞之師古曰



雞盡日盛酒人復借醅師古曰盡音昔常為國器許亦屬

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鷓夷也屬音之欲反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

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絲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尊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

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

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

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日况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善獨樂

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

為我亦不能去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

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至乘勝之人俱客於地

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及日不去因為賊所殺相

以為通人之殺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師古曰

歸德侯劉蠡俱使匈奴鄧展曰蠡音立單于欲脅誑遵師古曰

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

師古曰陽翟頃川之縣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

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十萬以上妻子通共

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

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役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

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役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

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雲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

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

報仇谷口亦家禁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

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朝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

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六

千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

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

嗚呼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

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殺之時意固慕

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卒伯姬在寡居室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身不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

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婦固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

斤復之終身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號曰孝婦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洗旋謂反歸故操

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今先人墳墓

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

京兆尹曹氏葬我儂民謂其道為京兆什涉泉之

迺買地開道立表畧曰南陽什人不肯從謂之原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氏什費用比是富長者師古曰印音卑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統

具妻子內因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

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毋病避疾在

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涉即往候叩門家突涉因入弔

問以喪事家無恙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待涉還

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河心鄉

此師古曰鄉讀曰向願徹酒食賓客事問所當得涉通側

席而坐師古曰禮有坐今涉而人喪故側席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才簡也疏音所

慮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飲食之物乃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

晚反含音胡紺反請受奉去市買至日朕皆會師古曰朕音提結反涉

謂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適

載棺物從賓客至喪家為棺斂俸畢葬師古曰勞徠謂

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方斂音功其肩無得人如此後人有

喪涉者曰燕人之雄也與家子即刺殺言者省

客多犯法皇過數上聞王莽數難殺涉移軀後故

出之涉懼求為郡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

時守領去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也已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

家不欲會賓客捕殺故人期會涉置車馬去

陵師古曰圖投暮入其室室因自見不見人遣女至

市買肉及乘涉氣與俗異涉居者曰是時



賁師古曰賁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

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

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

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沽傳送涉

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

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

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

復師古曰言以涉為復師古曰言以涉為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

用師古曰言以涉為用師古曰言以涉為殺主簿涉欲去申徒建內恨取

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

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

音工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縣其音

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

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

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

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

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

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



溥于長孝哀時則有重賢孝皇昭宣時皆無寵臣

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侯金

賞師古曰稅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曰碑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繞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彭祖以

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教無

所虧損師古曰救整也為其小妻所毒萬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即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權音直孝友文帝嘗夢欲上天不

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願見其衣死帶後穿師古曰衣死帶

後謂衣當死一而居華帶之下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

音工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

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言讀曰悅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

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

時聞如通家游戲師古曰問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柱也然通無他技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癘鄧通常為

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齟齬師古曰齟齬也齟音出其膿血齟音仕各反太子齟齬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為上齟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下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數者取徼通之義也徼音

工鈞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釵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

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額庸私直長公主賜鄧通師古

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

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

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各一錢竟不得各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

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

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

以故益尊貴曾至上大夫賞賜優厚師古曰言始時

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趨通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媯乘副車從

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媯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

韓嫣太后絲此銜媯媯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

也入以女奴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媯遂死媯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錐侯師古曰在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

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第

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臣外

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

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

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

習法令故事恭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

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

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

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故事顯顯為人

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謂也連道之辯忤恨暱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

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

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

僻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

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

張猛魏郡太守亦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曹捐之

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臬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臬竟為城旦及鄭令蘇

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

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

府五鹿充宗結為黨爰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

音於若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

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文又為昭儀在內

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遷師古曰遷音千旬反脩教宜

侍帷幄師古曰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聞言事

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尊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罷遂歸

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

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

度過也此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

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自有以間已師古曰間音工覓反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更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

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

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

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

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

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

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些言萬萬師古曰占

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嘗讀與貴同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姍已姍古訕

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真禹為諫大

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

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

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

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常與梁陳順皆免官

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蕪音悶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

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郡尉長安謠曰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寶無貴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子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

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長夜扶  
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國邊水衛都  
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  
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  
宮師古曰主猶專咸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  
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  
築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教曰宜止徙家友故  
處師古曰陵置昌徙人以備之長奏今止所徙之家各還本如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

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  
侯牧守賂遺賞賜亦多鉅萬師古曰鉅萬多高麗妻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廢長  
定官而后姊嬖為龍領恩侯晉書曰嬖名長與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  
侯仔長受許后金錢乘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  
許為白上立以為師古曰嬖名長與官輒與嬖  
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嬖名長與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秉權多言馬  
駙將軍輔政數歲人病數之長以外親居九

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元子新都侯王莽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官路遺莽侍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言長見將軍父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莽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師古曰伏讀與逸同飲代曲陽侯莽母上車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處便於前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曰上上遇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意

立起飛燕之類

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

長毀諧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

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

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

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

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官師古曰母古海字謀

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

毋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

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父

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後酺有皇莽

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敖常與上卧起俱音其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

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郎官屬屬例遷也二歲餘

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

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

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

曰六度及祖

月間賞賜金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

偏藉上腹師古曰藉謂身卧其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寤之寤也音工

效不欲動賢迺斷腹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

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

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

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

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

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木

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楹衣以絳錦師古曰楹謂軒閣之板也絳厚縵也音捷

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

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鎡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以下玉為押至足亦縫以黃金

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學義陵旁內為便房剛

柏題湊孟東曰堅剛之相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雲光傳外為徽道周垣數里門闕

采魚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龍息美

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下有司者后之名

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

通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究其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

度重賢空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傳太后母

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

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子明代為大司

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其憐之上

帝重賢怒極其位師古曰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帝重賢怒極其位師古曰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帝重賢怒極其位師古曰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帝重賢怒極其位師古曰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帝重賢怒極其位師古曰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前東平王宴貪欲上位祠祭祝祖雲后舅伍宏以  
暨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開緒謀反逆禍甚迫切賴  
宗廟神靈善賢等以聞威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  
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毛騭校尉宣晉知宏及朔  
丹諸侯王后親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  
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與其惡心  
因圖殺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樂朕以恭皇后故不忍  
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士  
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又不深來雲宏之惡而懷  
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及痛恨雲等揚言為

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戲讀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以季

友燭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

相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相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弟

慶父故季友使鍼季燭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元何善尔謀不得避兄弟

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

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土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將軍遂非不  
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今嘉有依得以罔  
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

孟

曰易曰噬膚滅鼻噬膚也膚膏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蓋卦九一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也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

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

戎師古曰悉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

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

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

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公恭不宜

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

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丁傳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

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譯之人也上令譯報曰

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

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

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

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

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

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

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

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  
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在位  
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  
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  
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毋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  
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  
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

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

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

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從酒在體中

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十答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

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

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

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攻學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

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

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後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  
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  
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  
闕下冊賢師古曰留曰問者以來陰陽不調留害並臻  
師古曰留元元蒙幸師古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  
師古曰留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  
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

請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詎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

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質性巧佞習其效以獲封侯師古

曰翼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曠

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費以萬萬計國家為

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受賜不

拜皇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

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沙畫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

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至

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士臣請收

沒入財物縣官諾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

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鍾鹿長安中小民謹  
諱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縣官斥

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師古

曰贏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刎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

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

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

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師古曰商閔修

善謹救兵起史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史

至墨綬卒官蕭蕭成外孫云

替其曰柔受之傾意師古曰受澤也言其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師古曰柔澤也言其非獨女德蓋亦

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

繇道師古曰言不以德進也請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

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

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

縊死了傳沫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

后退居北宮皇太后傳氏退居桂宮各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

指著三友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指矣王者不私人以官

殆為此也師古曰

後漢書卷六十三

匈奴傳卷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類

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唐虞

以上有山戎獫狁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儉狁音六反

居于北邊

隨草畜收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驢羸駃騠騊駼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駃物也羸羸種而馬生也

騊佞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驢馬類也生北海驢與駃騠類也佗音徒何反駃音決騠音提駃音桃駃音塗驢音類

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其下亦同

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

肉食

師古曰言無米粟唯



前漢書

上



殆為此也師古曰

儀禮傳卷六十三

匈奴傳卷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類

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

以上有山戎獫狁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狁音險勇音六反居于北邊

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驢羸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

逐水草師古曰

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株

問及其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師古曰言其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肉食師古曰言

無米粟唯

食士刀能營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

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習戰攻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師古曰鉞利則進

不利則退不著道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

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邑

千函師古曰即今之肅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

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下適人

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蚺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蚺音工犬反蚺夷即蚺戎也又曰比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

工本反昆緄蚺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大戎許氏說文解

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雒居

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

入于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三百有餘年周道衰

而周穆王伐蚺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萊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

篇是也辟法也音闢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

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且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

也棘急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必有玁允之難故也豈不日相警戒乎玁允之難其急至懿王會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玁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威也朔方北是時四夷賓服

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

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

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鎬而東徙

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邽字始

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

懿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懿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齊齊相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

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色伐周襄王襄王出奔

于鄭之蘇林曰記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

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

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我翟戎翟戎以故得入破逐

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陸渾山

東李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南陸渾山東李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川是其地

全伊關

迺使使告惠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迺與師

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音色當是時秦晉為

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囿三倉

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囿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

澆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路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

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餘諸狄戎狄

源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餘諸道及豳道是也源音相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

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北

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

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喩句注而破之

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

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

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

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宣太后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有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國為塞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而置具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

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墜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

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

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

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塞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戎以充之師古曰適讀音

不有今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師古曰邊山險

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

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

氏師古曰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

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調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

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号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

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士

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直頓迺作鳴鏑音劬曰

曰鏑音嫡驍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

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

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

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

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

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國冒

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

里馬冒頓問君善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子曰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

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同也師古曰境上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

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問羣臣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君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夫世傳不可得而大然言冒頓而匈奴

最強大秦服從其美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師古曰姓錄漢氏反親音丁矣反其

國稱之曰撐犁師古曰撐音撐塗單于師古曰塗音塗匈奴謂

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

象天單于然也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象音盧反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匈奴謂賢曰骨都骨都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

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次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

二十四長次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以蕭

氏師古曰呼行即今解州也其後有項下氏此三姓其貴

種也諸左王將居夏之真王谷以東師古曰真當也接

縞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

單于庭真代雲中各有分地遠水車移徙而在右

賢王左右谷孟魯最天國左右骨都僕輔政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

移相都尉官戶且莫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及今歲正月

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秋為肥太會蹕林課校今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切

會亦處也師古曰蹕者蹕林小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槌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蹙者也軋音於黠反蹙音文展反大者死

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

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者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

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善為誘兵

以包敵師古曰包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

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  
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  
昆反窳音弋主反犁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  
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  
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  
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  
音于貝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  
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  
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

師古曰白登在平城  
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騶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騶青馬也驪深黑騂  
赤馬也騂音右騂音右騂長

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  
求問也

遺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

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

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今士皆持滿

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  
引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

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

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

黃等數有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也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

于闐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

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寔驕師古曰寔驕漸也迺為書使使

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借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

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淫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頗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王不樂無以自

虞師古曰虞虞頭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

及樊噲李布等議斬其使者殺兵而擊之樊噲曰

臣願得一萬眾橫行匈奴中間李布布曰噲可斬

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

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師古曰平城音平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

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殺噲師古曰殺噲也音工豆反今

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陰古吟字痍也音工豆反而噲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諛也師古曰諛欺也

也音便反 且夷狄僻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善其言  
音莫連反 不足怒也高后曰善言令大譎者張澤報書曰單于  
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遂日自圖師古曰年  
老氣衰髮齒隨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  
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  
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  
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  
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  
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無得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其厚乎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舉

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非常

於常非若舊事也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今不得居其地

師古曰毆與

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其甚驚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驚同

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入萬請尚奴師古曰尚奴遣丞相

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故問皇帝無恙

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稍善是意人歸師古曰歸副也言與

結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師古曰不聽請單于也

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相復絕三王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表使以善報不來漢使

不至師古曰讓善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後復為善漢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交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指言也

更政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更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

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出也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野中倍虛以奉書師古謂

師古曰比音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

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使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

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塞之地服虔曰漢東上塞下之地書至

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師古曰匈奴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

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肉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以清朕書且願寢兵休士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喜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曰虛音火姑反獻囊佗一騎馬二為二師古曰騎長槩為也

師古曰舍居止也

師古曰匈奴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

服虔曰漢東上塞下之地

師古曰匈奴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

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肉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以清朕書且願寢兵休士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喜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國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

功甚苦兵事服繡袷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

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衣比疎師古曰疎髮之飾也以

以繡為表繡為裏也袷音工治反比疎金為之比音類寐反疎

字或黃金鈎具帶一黃金釵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

東胡好服之師古曰釵胡帶之鈎也亦繡十匹錦二十匹赤

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肩頓死子稽瑒立師古曰稽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瑒單于初立帝復遣

宗人文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亦謂漢使也使官者燕

人中行說傳命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強

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

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

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

以視不如胡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得漢食物皆去

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

音則同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長大保驚焉其辭師古曰保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

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賊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戎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負事溫厚肥美齋

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戎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以皆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

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

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

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上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

關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

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

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師古曰徑直也簡率

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

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

父兄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且禮義之漸上下交怨而空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未流怨恨彌起極子之作土木竟勝勞後既重所以力屈力盡也音其勿反夫力耕桑

以求衣食師古曰力力竭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

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士室之人顧無

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之言也嗟榮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急無為喋喋

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師古曰觀念也中指滿也量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觀念也中指滿也量何以

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取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鹿麕也蹂踐也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其多遂

至彭陽師古曰彭陽在安定其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

在安定其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為

北地將軍師古曰北地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

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

達成侯此言成侯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

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

之通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使言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方且渠彫渠難郎中韓邊遺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

城以北引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今子毋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深惡民負降其趨晉灼曰深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深音先列反

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趙讀曰是背義絕約志萬國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曰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

俱由此道師古曰用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隋上音火規反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踐行

息燬動之類

師古曰改行凡有息燬者也燬息凡以口出氣者也燬燬動貌

及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

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單于

毋言章尼等

師古曰皆單于于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

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

師古曰

曰留志謂計余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

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遣朕

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父親後無各俱便

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代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危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衛飛趙之中

緣

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逢災

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

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少入盜邊  
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師古曰外譯名音壹翁者身人之稱也間開出物與匈奴交易  
日松出易易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  
實交易邑物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  
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  
人古史尉史各二人以行微塞也行音

下孟單于得欲刺之尉史師古曰尉史在

刺之懼西自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

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遠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

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

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關樂關市者漢財物

著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音閉市中其意也音竹仲反自馬邑

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

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  
出塞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都為胡所敗去其  
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屠其首歸  
還漢囚敖廣敖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  
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  
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安國  
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西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

青復出塞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辟斗辟

斗辟也縣之斗由入匈奴界者其斗造陽地也詳讀白辟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

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  
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降漢漢封於單為

陟安侯數月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其讀曰龔略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太子青三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

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

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

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

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

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

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奔軍介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曼師古曰介持也本單

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

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兵

徽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徽要也誘令疲毋近塞師古曰

居所以疲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

百人明年春漢使粟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

勞漢兵也

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徽音于堯反

不近塞

師古曰

度曰絕

師古曰

不近塞

師古曰

不近塞

師古曰

不近塞

祭天金人

孟東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

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奮金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

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

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

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

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入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

至李將軍得脫盡去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

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殺召誅之昆

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

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

在食貨志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十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翁

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師古曰以殺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

粟秣馬也及私將馬從者皆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令大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

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

遠其輜重師古曰從其輜重今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

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空其音徒十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在谷彘王

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

谷彘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

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今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王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

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

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

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才性反漢使

敝使於單于單于聞敝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  
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  
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  
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  
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  
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大僕公孫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浞野首并師古曰  
餘反武紀單于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作沮其音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比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既至匈奴匈奴

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郭吉單體好言曰吾

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

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即不能取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臣意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語卒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虜之北海

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關匈奴

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黑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穹廬

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

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接濊

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濊同亦或作濊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

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

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朔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

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

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

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

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

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

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

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漢兵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揚

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師古曰

曰調古語字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

天子面相結為兄弟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  
 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  
 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  
 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烏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  
 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  
 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雲南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  
 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  
 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子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  
 具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  
 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殺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古所

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難在武威北浞野侯既

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

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

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更畏亡將而誅莫相勸

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

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鈞是

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

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虜弱

師右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師右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音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

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

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

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

不字... 前漢... 匈奴... 天子... 意欲... 遂困

曰且子余反漢既誅太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

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音高后時

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音為紀侯所諸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龍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

初浪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

其儀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

脫師古曰幾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漢又使因杆

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士所得使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

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

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

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之所不得因村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

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

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

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

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

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

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經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

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

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

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

人出山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

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

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邨師古曰邨音至也居水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

兜佉衛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以

嗟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

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

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

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

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

重合侯迺遣闐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闐陵讀與開同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鈞旬山狹服處

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自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匈奴奔走莫敢距

敵會貳師妻子坐平壘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

亦辟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

稱音意適與獄會郵居北可復得見乎知音子曰以就諫後雖復欲降

奴不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郵居水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郵居之水一

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

燁渠侯謀

晉以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闕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燁渠侯

多者字當為朋隨反輝音輝漢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十友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其眾夜斬漢軍前深數尺

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

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

使遺漢書曰西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

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

妻師古曰闔讀與開同歲給遺我棄酒萬石糴米五十斛師古

曰以糴為酒味尤甜糴米糴粟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與矣

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

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則天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

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

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

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

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與數同言

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稷

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

遂屠貳師以祠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

穀稼不孰師古曰方早寒雖不宜單于恐為貳師立祠

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去卒數萬人不復

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孕重情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情殯者也

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

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毋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

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

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克合彘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矯單于令師古曰矯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彘王為壺衍鞬單于是

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

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合彘王以不得立怨

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

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合彘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

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

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毋  
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

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

人亡入匈奴者今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村

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去季反衛

律於是止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

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

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

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

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

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師古曰橋余吾令可度余吾水於

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

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

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讀曰諷然

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異可復得其地時

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有賢

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日勒屋

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

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

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三百斤馬二百匹因封

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

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

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

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

相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

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

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

間也猶言此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

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

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

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

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

相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邊匈奴不及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

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

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駁手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  
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  
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  
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  
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  
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  
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亮子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  
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  
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字數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烏貳師古曰烏貳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  
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

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  
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國馬牛羊  
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  
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毋  
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  
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  
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  
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國馬牛  
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國

獲而祁連知虜在前返還不進

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頗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返

讀與佳同又音豆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

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

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又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十長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千餘萬漢封惠爲長

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

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怨心烏孫其

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

師古曰用音于具反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

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零

烏桓其

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

羊甚眾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重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

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

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

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

也師古曰益也鄉讀自鄉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

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

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

前單于所幸額渠閼氏額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

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

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

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昆言至各將

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皆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

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

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

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

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零居左地者孟

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

與甌脫戰所戰殺傷其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城城

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

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

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與

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

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

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

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突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

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

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

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

黜顯渠闕氏顯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

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

數自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

各反師古曰顯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

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

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胸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

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西若王勝之漢獻見師古曰

曰西音單于初音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

未央等而侍用顯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

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

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無音先安反又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

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曰

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曰逐王

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曰逐王當為單

于曰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

萬騎歸漢漢討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

子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音先余反明年單于又殺先賢

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韃王死

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奧韃貴人共立

故奧韃王之子與俱東徙單于遣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

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  
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溇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  
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師古曰旦水北音子余反未  
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  
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菜汗  
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悉自殺在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

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班固 漢書九十四下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  
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  
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  
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  
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敖樓頭為  
右谷蠡王師古曰猶音莫積及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  
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揮音纏

小字之千九  
音居言反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

奧音郁捷  
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樹反唯音七葵反共讓

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音古曰揭音樹是呼揭王恐

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

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

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

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勒單于使都隆奇

擊烏藉烏藉車勒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

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在大將都尉將四萬騎

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

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

留關敷地師古曰關音闕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

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

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

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乃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

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南犁單于東降呼

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在與父呼漱

累烏厲温敷師古曰呼漱音其官號也皆見匈奴亂率

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  
敷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  
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  
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  
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  
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  
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  
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  
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些言王為呼韓邪計勸令

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  
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  
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  
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  
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  
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未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  
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些言曰不然強弱有  
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

大三百二十七

餘反復音 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

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

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

妻渠堂入侍師古曰妻音力子反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

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

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賚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繡衣師古曰繡古戾字戾草名也玉具

劍子孟東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佩刀弓一張

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

也師古曰發猶公言箭一放兩衣也今則以一矢為一

也師古曰榮載有衣安車一乘安鞶勒一具師古曰勒馬

也師古曰一稱為一籠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

宣紀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

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為樂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

於此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曹暉重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

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

詔忠等留駕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邊穀米糲

師古曰糲乾飯也音懶

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

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軍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

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

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

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

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

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

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

自度力不能定匈奴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

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

乃

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

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

因北擊烏揭

師古曰揭音兵反

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

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鄯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

言民衆困乏漢師古曰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

焉鄯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鄯支殺吉漢不知吉

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既脫皆殺之師古曰於既脫得聲問云殺之呼

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責之也簿音步

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

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置手

足以自衛不畏鄯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到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

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

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

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

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孫盡如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

今突厥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馬甲犁撓酒應劭曰

如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者以老上單于所

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

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昌猛還奏事公  
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  
危害昌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  
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夫者國家傷威重師古曰不可得  
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昌猛奉使無狀罪至  
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昌猛以贖  
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  
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益強恐見龍襲數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欲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

支單于師古曰因既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攻烏孫以

立之

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

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

至聖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

大說師古曰說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囊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其後都

日中寒傷於寒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其後都

護其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

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

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

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

小百金五不 月海如 四

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

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

自親師古曰言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去谷以西至敷

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更卒以休

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

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

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隊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隊音遂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

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

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能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

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

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本裁足

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

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

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異覬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

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地亡也近西羌  
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

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邊易  
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慢易猶相悔也易音改反往者從軍多沒

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徙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百聞匈奴中樂無柰漢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  
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

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路  
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石於僵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隨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戍十年之外百歲之

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其險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卒如罷戍卒省候

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

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

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論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

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為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

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

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故諭單于之

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其厚初左伊秩些言為呼韓邪

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些言自伐其功

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也呼韓邪疑之左伊秩些言懼誅將

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

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些言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今匈奴

至今安寧王之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

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些言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

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

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在後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

號寧胡閼氏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寧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

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

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

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且麋胥師古曰

曰且音子餘反

胥音先於反皆長故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

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顯渠閼氏貴且莫

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

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初亮反艾讀音入且莫車

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

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

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累若鞮

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

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

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

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君次者女之

日須卜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為當于君次 文穎曰當于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

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單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月 師古曰 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 師古曰河

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

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

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

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饋

進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自罪之

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 師古曰假令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 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師古曰間音居見反 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 師古曰歸曲於漢而直責來責也 此誠邊竟安

危之原師旌動靜之首 師古曰竟讀日竟 不可不詳也不如

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設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 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

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且遣去歸到官位如

故不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

師古曰 詐設也音詐設反

師古曰 詐設也音詐設反

師古曰 詐設也音詐設反

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綰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

如意寧時復株象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靡乘育女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

都韓王昺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昺音許子反以且莫車為左賢

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

日故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

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禪王烏夷

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

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

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

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昔烏珠留

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眾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

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其饒國家有廣

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

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

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上拉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

日自以藩音良說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

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後天子厚恩師古曰厚恩復亦報其報

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

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書書許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

城以此匈奴有之此温偶餘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

餘音塗次下亦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問音問

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

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

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

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

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

師古曰揮音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獲震師古曰震音震將五千騎

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曰夷冷音零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馭牛畜去師古曰馭音驅同卑

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馭牛畜去師古曰馭音驅同卑

援寔恐遣子趨速為質匈奴師古曰匈奴單于受以狀聞

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

單于告令還歸單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

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

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海濱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厚音

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

喪大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帑

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音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

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上亂而後治之戰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

也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遂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

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

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音諂之士石畫

之臣甚衆師古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

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

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

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

曰以權道為書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其泉京師大駭發三

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

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

徵於便墜師古曰徵要也音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沉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

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

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實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去為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

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以為不壹勞者

不以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

悔也師古曰噉口也摧百萬之師於噉口至本始之初匈奴

有桀心師古曰桀取也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

師十五萬騎徠其南而長羅侯以為烏孫五萬騎震

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時魚有所獲師古曰鮮少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  
 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曰伏音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何者外國  
 天性忿鷙師古曰鷙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音其兩反負力怙氣師古曰  
曰負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其疆難誅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天宛之

城踏烏柏之壘探姑繒之僻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藉

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枝師古曰越之

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

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

徹席卷後無餘留師古曰留古火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

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歸怨於

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

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

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

勞心於內辯者鼓擊於外師古曰鼓擊言使車交馳其鼓相擊也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費用之費也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埋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

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

于又上書言象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

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涉反舍之上林苑蒲陶

正光八年刊

宮師古曰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勅於單于知

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綰帛三萬匹絮三萬

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

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由盧朶道里回遠師古曰回

沉等之食單于迺給其粮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

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

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還歸復遣且方同母

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

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

異於前師古曰詭讀曰悅以迺風單于師古曰風令遣王

昭君女須卜君次云入侍師古曰云太后所賞賈賜

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去胡來王唐

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

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

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

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

師古曰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

今遣之師古曰今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

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

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

小學百令一

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

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

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無依反蒙中國大恩

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

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各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

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

其罪不免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

此制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

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

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單書同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

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奏奏令中國

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

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婁知牙斯今謹更

名曰知莽大詭師古曰詭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

賜馬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

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

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承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

拒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子匈奴統匈奴使怒收  
烏桓酋豪縛到懸之西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  
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  
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  
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  
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  
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  
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  
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  
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

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

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絃師古曰絃者印之組也音弗

詔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

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

廡單于欲前為壽王威將曰故印絃當以時上單

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

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將率受著

新絃不解視印飲人長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

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故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

鄉錢音如令視印見其文故必求以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後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

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

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推壞之明日單于果遣

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屬不言章

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國加新

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

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

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

得賂遺即遣第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

相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賸之不還者將率

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相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

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

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

距漢語後以求稅烏相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覺由

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

渠蒲呼盧昆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相

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相入衆實求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

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

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毘畜

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毘與驅同舉其單于受之狐

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

也長其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

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倕任商等見西域頗背

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

共殺戊巳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紹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

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

良等盡悉有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

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

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相都將軍留居

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

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悉於是大分

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

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

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

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

擊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綬為揚威公  
拜為虎賁將軍軍主聞之怒曰先軍于受漢宣帝  
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皆王呼盧塞言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夫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  
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  
中其單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  
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  
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  
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二十萬眾齎三

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

日逐之遺入丁令今地名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

時檢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

戎狄之侵弊猶蠱蠱之救敵之而已師古曰蠱古數字也蠱音音音蠱音式

亦反歐與駟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齊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軌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師古曰罷讀曰疲... 而天下無武是為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兼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

曰表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為無道夫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

西北邊尤其發三千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搜海代

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

集會兵先至者聚居曩者諸老械弊敝不可用此

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

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

入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

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

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糶新炭

重不可勝師古曰糶古金字也錄食精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

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

曰重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道逃勢不能及幸而逢

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

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

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者今臣尤等深入寇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幸

以擊莽不聽尤言轉兵數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

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

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殿難將軍陳欽師古曰震

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

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其甚衆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

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

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

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戶民熾盛牛馬

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攬也音人高反邊民死

亡係獲又十二部兵又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

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

立二十一年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

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亦常

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

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

累單于咸立以弟與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

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承是曾闕氏子盧渾為右

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

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  
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  
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賊賤已號不欲傳國  
及立賊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  
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武猛  
縣名制虜塞  
在其界 當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  
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翁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  
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  
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之音妻于以下二十

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

送歙颯奔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

依此作刑名也如導曰焚如奔如者謂不孝子也不高於父母不

容於朋友故燒殺奔之奔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書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海樂都尉單于負莽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

知恨冠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為冠而使者問單于輒

曰烏桓与匈奴無殊與民共為冠入塞辟如中國

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

有二心天鳳一年五月莽復遣歙與王威將王咸  
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

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獲皆載以常車

曰易車也舊司農出市車縣次場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

渠奢等至塞迎威等至多遣單于金珍因諭說改

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子賜印綬封骨都

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奔金

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威歎又以陳良等購金

付云當今自差與之師古音差其十二月還入塞奔大

喜賜欵錢二百萬悉封黠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

五年死弟左賢王與女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

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鞮邪後與漢親密見漢

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

矣負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尸居次子

醜擯王師古曰積音讀俱奉獻善長安莽遣和親侯欵與奢

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

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

為須十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

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

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

此計意不止

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  
 匈奴授單于漢舊制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  
 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  
 我尊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又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  
 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詩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羨信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楚靈王為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吉德及遠

久矣夷

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李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  
 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備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  
 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  
 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

有軍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誠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具詳可得而言也昔和

親之請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

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異以救安邊境孝

惠高后時導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筆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

本其土地而進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

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

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論獨可說以厚

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謂論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

曰沒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古

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

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

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為和

親之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啣哺師古

曰咽也。有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實。哺音補。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

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

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

建朔方之郡亦築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

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

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疊為其事夫邊

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障備塞之具厲

勁弩之械恃五兵所以待其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冠劍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

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

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

之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鍾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

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

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言務庶亡干

戈之役。師古曰務古物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自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

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

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遠逃實伏師古曰遠古通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

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

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允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反中音竹仲反分九

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

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堯遠近異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

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會也其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

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會諸侯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賈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莫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羣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終



